

彭亨府志

冊六

地360.167
139
16

典禮志四上
學校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典禮志第四

學校 公禮

祭祀 家禮



三代重學而道德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中於以游泮采芹升堂鼓篴甚盛典也有學則有教以神道設而祀典興焉敬神先務民禮者民之制也自漢創綿蕝儀而後世節目乃愈詳總其凡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曰冠昏喪祭他如上壽拜書鄉射飲酒投壺之類在鄉在國咸有以範圍於聲容履蹈之間而服章圭璧車旗鹵簿猶其跡耳同風之治何間荒遐臚舉要關俾釋褐登朝無虞隕越聽琴瑟而思道化有不楚然興起乎

黎平府志卷四上

學校

順治九年頒

御製卧碑文八條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

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
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
可輕入即有切已之事只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
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須
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
教訓勿致怠惰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
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
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
提調治罪

黎平府志卷四上

二

康熙四十一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
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
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
來士習末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
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
惕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
功原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甯無究
心必也躬行實踐砥礪廉隅敦孝弟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
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歸

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
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勿淑行已多愆或
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
凌孤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
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甯無愧乎況夫鄉會科
名乃掄才大典關繫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
年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
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憾且夫
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
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
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各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
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
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甯俟外求哉若
乃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
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
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
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
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
聽之哉

御製朋黨論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爲賢而進之以其爲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眾論然必眾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旣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

黎平府志卷四上

四

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卽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尙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

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妬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疏遠者亦慰藉稱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輕重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爭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

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誥望其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兪吁咈用能賡歌拜颺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猾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皋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效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

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異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乎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爲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六

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攸助今既登朝蒞官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卽以君親之竝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爲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事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皋陶之陳謨

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見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續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懷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七

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雍正四年奉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

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俗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才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八

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慕義革薄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爲教官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誼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試舉人合詞陳謝奉

上諭朕視天下萬民皆屬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即如有厚其身此皆出于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尙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尙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

黎平府志卷四上

九

于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爲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旣端而人心尙有不正風俗尙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旣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爲實心報効不在感恩奉謝之儀文也欽此

雍正七年奉

上諭士子讀書明理爲士民坊表若昧於急公奉法之義抗糧逋賦導民爲非其害在於人心風俗不止虧缺國課而已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等爲此條奏者甚多今經禮部翰林詹事科道等定議春夏未完之錢糧分爲三限初限未完責比家

僕二限不完發學扑責三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
秋冬未完之錢糧亦分三限初限不完發學扑責二限不完
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三限不完詳請褫革嚴行追比等
語朕思責革之罪雖皆本人之自取然一經笞杖則難洗終
身之辱一經褫革則永無上進之階諸生縱不自惜其身名
朕則深爲諸生憫惻之也聞各處催徵之例不同有比責催
糧之差役者有扑責欠糧之本身者現年錢糧每至十月不
完方將糧戶懲責是五月未曾完半雖在百姓未必便行鞭
扑今以此施於士子似覺稍過況生監貧富不等富戶故意
抗違實法無可貸而貧生未能依限則情尙可原今應分別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

貧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愆期貧者得稍紓其力霑沐朝廷
體恤之恩而國賦又不至於拖欠大約各省士俗人情既難
齊一而規條期限亦未必盡同著該督撫各就本省情形秉
公詳察悉心定議務期寬嚴得當永遠可行倘該督撫內別
有所見可以仰副朕矜憐貧寒之士子而又懲戒頑富之劣
衿者亦著詳悉陳奏

雍正十年奏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
家之盛也語云言爲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鉅矣韓
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務

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況四書文號爲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法辭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詞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

雍正十二年奉

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事此風最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一

爲惡劣士爲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祇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凌之習況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論秀書升遭逢令典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忿借罷考爲挾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以至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係非淺各省生童等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嗣後倘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即全停考試天下人才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

之輩是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憫惜如此定例亦整飭士習之一端著該部妥議通行

雍正十三年奉

上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故二帝三王之盛在廷敷奏及宣諭衆庶之言皆爲謨爲誥炳著六經西漢治猶近古人心淳樸故見於文者原本經術指事類情質實曉暢猶有周人之遺降及魏晉以文滅質漸就浮靡六朝尤甚姿態益工意格益陋文運所關非淺鮮也朕思學者修詞立誠言期有物必理爲布帛菽粟之理文爲布帛菽粟之文而後可行遠垂久若夫雕文逞辭以炫一時之耳目譬猶搏土揭木塗飾丹鉛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二

以爲器物外雖可觀不移時而剝落曷足貴耶國家累洽重熙之日績學工文者正宜沐浴教化爭自濯磨漸進於大雅勿尙浮華勿取姿媚斯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至於古人臨文原無避諱誠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諱之心必輾轉囁嚅詞不達意嗣後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各展心思獨抒杼軸從前避忌之習一概掃除尤宜禁者鄉會兩試考官每因避忌字樣必摘取經書中吉祥之語爲題遂使士子易爲揣摩倩人代作臨場抄寫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倖取科名而積學之老生無由展抒底蘊嗣後凡考試命題不得過於拘泥俾士子殫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覘實學

乾隆元年奉

上諭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沈潛於五經四子之書含英咀華發摭文采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尙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內士子於從違去取之界曉然知所別擇則大比之期主司何以操繩尺以度羣材士子豈能合矩矱以中程式有明制舉之業體備各種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黃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熊伯龍劉子壯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抒杼軸足爲後學之津梁制義之科律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三

自坊選之禁垂諸功令而大家名作不得通行士子無由睹斯文之炳蔚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間以此倖獲科名又轉相倣效馴至先正名家之風味邈乎難尋所係非淺鮮也今朕特命詞臣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時藝精選數百篇頒示天下以爲舉業指南並將入選之文批抉其精微奧窔之處俾學者了然於心目之間用以拳服磨擬再弛坊間刻文之禁不拘鄉會墨卷房行試牘准其照前選刻但不得徇情濫觴狂言橫議致釀惡俗朕實嘉惠士子望其精勤厥業以底大成尙敬體朕意共相黽勉

乾隆三年奉

上諭士人以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華而崇實學我朝養士百年漸摩化導培養甄陶所以期望而優異之者無所不至爲士者當思國家待士之重務爲端人正士以樹齊民之坊表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爲實學治一經必深通一經之蘊以此發爲文辭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簡祇記誦陳腐時文百餘篇爲弋取科名之具則士之學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是在各省學臣諄切提撕往復訓勉其有不率教者即嚴加懲戒不可寬貸至於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爲明道經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爲具文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四

者在學政酌量行之務期有益於膠庠各省亦不必一轍

乾隆五年

欽頒太學訓飭士子文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

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於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子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已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已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五

況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已之學誠能爲已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已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已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

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乾隆五年奉

上諭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爲致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爲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先儒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尙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即諸臣亦有於講章中繫以箴銘者古人鑑盤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尙不過爲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六

恆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諸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學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